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喻世明言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

枝在牆東花在西，自從落地任風吹。枝無花時還再發，花若離枝難上枝。這四句，乃昔人所作《棄婦詞》。言婦人之隨夫，如花之附於枝。枝若無花，逢春再發；花若離枝，不可複合。勸世上婦人，事夫盡道，同甘同苦，從一而終；休得慕富嫌貧，兩意三心，自貽後悔。

且說漢朝一個名臣，當初未遇時節，其妻有眼不識泰山，棄之而去，到後來悔之無及。你說那名臣何方人氏？姓甚名誰？那名臣姓朱，名買臣，表字翁子，會稽郡人氏。家貧未遇，夫妻二口，住於陋巷蓬門。每日，買臣向山中砍柴，挑至市中，賣錢度日。性好讀書，手不釋卷，肩挑卸柴擔，手裡兀自攜著書本，朗誦咀嚼，且歌且行。市人聽慣了，但聞讀書之聲，便知買臣挑柴擔來了，可憐他是個儒生，都與他買。更兼買臣不爭價錢，憑人估值，所以他的柴比別人容易出脫。一般也有輕薄少年及兒童之輩，見他又挑柴，又讀書，三五成群，把他嘲笑戲侮。買臣全不為意。一日，其妻出門汲水，見群兒隨著買臣柴擔，拍手共笑，深以為恥。買臣賣柴回來，其妻勸道：「你要讀書，便休賣柴；要賣柴，便休讀書。許大年紀，不癡不顛，卻做出恁般行徑，被兒童笑話，豈不羞死！」買臣答道：「我賣柴以救貧賤，讀書以取富貴，各不相妨，由他笑話便了。」其妻笑道：「你若取得富貴時，不去賣柴了。自古及今，那見賣柴的人做了官？卻說這沒把鼻的話！」買臣道：「富貴貧賤，各有其時。有人算我八字，到五十歲上，必然發跡。常言『海水不可斗量』，你休料我。」其妻道：「那算命先生，見你癡顛模樣，故意耍笑你，你休聽信。到五十歲時，連柴擔也挑不動，餓死是有分的，還想做官！除是閻羅王殿上，少個判官，等你去做！」買臣道：「姜太公八十歲，尚在渭水釣魚。遇了周文王，以後車載之，拜為尚父。本朝公孫弘丞相，五十九歲上還在東海牧豕。整整六十歲，方纔際遇今上，拜將封侯。我五十歲上發跡，比甘羅雖遲，比那兩個還早，你須耐心等去。」其妻道：「你休得攀今弔古。那釣魚、牧豕的，胸中都有才學；你如今讀這幾句死書，便讀到一百歲，只是這個嘴臉，有甚出息？晦氣做了你老婆！你被兒童恥笑，連累我也沒臉皮。你不聽我言拋卻書本，我決不跟你終身。各人自去走路，休得兩相擔誤了。」買臣道：「我今年四十三歲了，再七年，便是五十。前長後短，你就等耐，也不多時。直恁薄情，舍我而去，後來須要懊悔！」其妻道：「世不少甚挑柴擔的漢子，懊悔甚麼來？我若再守你七年，連我這骨頭不知餓死於何地了。你倒放我出門，做個方便，活了我這條性命。」買臣見其妻決意要去，留他不住，歎口氣道：「罷，罷！只願你嫁得丈夫，強似朱買臣的便好。」其妻道：「好歹強似一分兒。」說罷，拜了兩拜，欣然出門而去，頭也不回。買臣感慨不已，題詩四句於壁上云：

「嫁犬逐犬，嫁雞逐雞。妻自棄我，我不棄妻。」

買臣到五十歲時，值漢武帝下詔求賢。買臣到西京上書，待詔公車。同邑人嚴助薦買臣之才。天子知買臣是會稽人，必知本土民情利弊，即拜為會稽太守，馳驛赴任。會稽長吏聞新太守將到，大發人夫，修治道路。買臣妻的後夫亦在役中，其妻蓬頭跣足，隨伴送飯。見太守前呼後擁而來，從旁窺之，乃故夫朱買臣也。買臣在車中，一眼瞧見，還認得是故妻，遂使人招之，載於後車。到府第中，故妻羞慚無地，叩頭謝罪。買臣教請他後夫相見。不多時，後夫喚到，拜伏於地，不敢仰視。買臣大笑，對其妻道：「似此人，未見得強似我朱買臣也。」其妻再三叩謝，自悔有眼無珠，願降為婢妾，伏事終身。買臣命取水一桶，潑於階下，向其妻說道：「若潑水可復收，則汝亦可複合。念你少年結髮之情，判後園隙地，與汝夫婦耕種自食。」其妻隨後夫走出府第，路人都指著說道：「此即新太守夫人也。」於是羞極無顏，到於後園，遂投河而死。有詩為證：

漂母尚知憐餓士，親妻忍得棄貧儒。早知覆水難收取，悔不當初任讀書。

又有一詩，說欺貧重富，世情皆然，不止一買臣之妻也。詩曰：

盡看成敗說高低，誰識蛟龍在污泥？莫怪婦人無法眼，普天幾個負羈妻？

這個故事，是妻棄夫的。如今再說一個夫棄妻的，一般是欺貧重富，背義忘恩，後來徒落得個薄倖之名，被人講論。

話說故宋紹興年間，臨安雖然是個建都之地，富庶之鄉，其中乞丐的，依然不少。那乞丐中有個為頭的，名曰「團頭」，管著眾丐。眾丐叫化得東西來時，團頭要收他日頭錢。若是雨雪時，沒處叫化，團頭卻熬些稀粥，養活這夥乞丐。破衣破襖，也是團頭照管。所以這夥乞丐，小心低氣，服著團頭，如奴一般，不敢觸犯。那團頭見成收些常例錢，一般在眾乞丐中放債盤利。若不關不賭，依然做起大家事來。他靠此為生，一時也不想改業。只是一件：「團頭」的名兒不好。隨你掙得有田有地，幾代發跡，終是個叫化頭兒，比不得平等百姓人家。出外沒人恭敬，只好閉著門，自屋裡做大。雖然如此，若數著「良賤」二字，只說娼、優、隸、卒，四般為賤流，到數不著那乞丐。看來乞丐只是沒錢，身上卻無疤痕。假如春秋時伍子胥逃難，也曾吹簫於吳市中乞食；唐時鄭元和做歌郎，唱蓮花落，後來富貴發達，一牀錦被遮蓋；這都是叫化中出色的。可見此輩雖然被人輕賤，到不比娼、優、隸、卒。

閒話休題。如今且說杭州城中一個團頭，姓金，名老大，祖上到他，做了七代團頭了，掙得個完完全全的家事。住的有好房子，種的有好田園，穿的有好衣，吃的有好食；真個厥多積粟，囊有餘錢，放債使婢，雖不是頂富，也是數得著的富家了。那金老大有志氣，把這團頭讓與族人金癩子做了，自己見成受用，不與這夥乞丐銜。然雖如此，里中口順，還只叫他團頭家，其名不改。金老大年五十餘，喪妻無子，止存一女，名喚玉奴。那玉奴生得十分美貌，怎見得？有詩為證：

無瑕堪比玉，有態欲羞花。只少宮妝扮，分明張麗華。

金老大愛此女如同珍寶，從小教他讀書識字，到十五六歲時，詩賦俱通，一寫一作，信手而成。更兼女工精巧，亦能調筆弄管，事事伶俐。金老大倚著女兒才貌，立心要將他嫁個士人。論來就名門舊族中，急切要這一個女子，也是少的。可恨生於團頭之家，沒人相求；若是平常經紀人家，沒前程的，金老大又不肯扳他了。因此高低不就，把女兒直捱到一十八歲，尚未許人。

偶然有個鄰翁來說：「太平橋下有個書生，姓名莫稽，年二十歲，一表人才，讀書飽學。只為父母雙亡，家窮未娶。近日考中，補上太學生，情願入贅人家。此人正與令愛相宜，何不招之為婿？」金老大道：「就煩老翁作伐，何如？」鄰翁領命，逕到太平橋下，尋那莫秀才，對他說了：「實不相瞞，祖宗曾做個團頭的，如今久不做了。只貪他好個女兒，又且家道富足。秀才若不棄嫌，老漢即當玉成其事。」莫稽口雖不語，心下想道：「我今衣食不周，無力婚娶，何不俯就他家，一舉兩得？也顧不得恥笑。」乃對鄰翁說道：「大伯所言雖妙，但我家貧乏之聘，如何是好？」鄰翁道：「秀才但是允從，紙也不費一張，都在老漢身上。」鄰翁回覆了金老大。擇個吉日，金家到送一套新衣穿著，莫秀才過門成親。莫稽見玉奴才貌，喜出望外，不費一錢，白白的得了個美妻；又且豐衣足食，事事稱懷。就是朋友輩中，曉得莫稽貧苦，無不相諒，到也沒人去笑他。

到了滿月，金老大備下盛席，教女婿請他同學會友飲酒，榮耀自家門戶，一連吃了六七日酒。何期惱了族人金癩子。那癩子也是一班正理，他道：「你也是團頭，我也是團頭，只你多做了幾代，掙得錢鈔在手。論起祖宗一脈，彼此無二。姪女玉奴招婿，也該請我吃杯喜酒。如今請人做滿月，開宴六七日，並無三寸長、一寸闊的請帖兒到我。你女婿做秀才，難道就做尚書、宰相？我就不是親叔公？坐不起凳頭？直恁不顧人在眼裡！我且去蒿惱他一場，教他大家沒趣！」叫起五六十個乞丐，一齊奔到金老大家裡來。但見：

開花帽子，打結衫兒。舊蓆片對著破毡條，短竹根配著缺糙碗。叫爹叫娘叫財主，門前只見喧嘩；弄蛇弄狗弄獼猴，口內各呈伎倆。敲板唱楊花，惡聲聒耳；打磚搽粉臉，醜態逼人。一班潑鬼聚成群，便是鐘馗收不得。

金老大聽得鬧吵，開門看時，那金癩子領著眾乞丐，一擁而入，嚷做一堂。癩子逕奔席上，揀好酒好食只顧吃，口裡叫道：「快教姪婿夫妻來拜見叔公！」唬得眾秀才站腳不住，都逃席去了；連莫稽也隨著眾朋友躲避。金老大無可奈何，只得再三央告道：「今

日是我女婿請客，不干我事！改日專治一杯，與你陪話。」又將許多錢鈔分賞眾乞丐，又抬出兩甕好酒和些活雞、活鵝之類，教眾乞丐送去癩子家，當個折席。直亂到黑夜，方纔散去。玉奴在房中氣得兩淚交流。這一夜，莫稽在朋友家借宿，次早方回。金老大見了女婿，自覺出醜，滿面含羞；莫稽心中未免也有三分不樂，只是大家不說出來。正是：

啞子嘗黃柏，苦味自家知。

卻說金玉奴只恨自己門風不好，要掙個出頭，乃勸丈夫刻苦讀書。凡古今書籍，不惜價錢，買來與丈夫看；又不吝供給之費，請人會文會講；又出貲財，教丈夫結交延譽。莫稽由此才學日進，名譽日起。二十三歲發解，連科及第。這日，瓊林宴罷，烏帽宮袍，馬上迎歸。將到丈人家裡，只見街坊上一群小兒爭先來看，指道：「金團頭家女婿做了官也。」莫稽在馬上聽得此言，又不好攬事，只得忍耐。見了丈人，雖然外面盡禮，卻包著一肚氣忿氣，想道：「早知有今日富貴，怕沒王侯貴戚招贅成婚？卻拜個團頭做岳丈，可不是終身之玷！養出兒女來，還是團頭的外孫，被人傳作話柄。如今事已如此，妻又賢慧，不犯七出之條，不好決絕得。正是事不三思，終有後悔。」為此心中怏怏，只是不樂。玉奴幾遍問而不答，正不知甚麼意故。好笑那莫稽，只想著今日富貴，卻忘了貧賤的時節，把老婆資助成名一段功勞，化為春水，這是他心術不端處。

不一日，莫稽謁選，得授無為軍司戶。丈人治酒送行。此時眾乞丐，料也不敢登門鬧吵了。喜得臨安到無為軍，是一水之地。莫稽領了妻子，登舟赴任。行了數日，到了采石江邊，維舟北岸。其夜月明如晝，莫稽睡不能寐，穿衣而起，坐於船頭玩月。四顧無人，又想起團頭之事，悶悶不悅。忽然動一個惡念：「除非此婦身死，另娶一人，方免得終身之恥。」心生一計，走進船艙，哄玉奴起來看月華。玉奴已睡了，莫稽再三逼他起身。玉奴難逆丈夫之意，只得披衣，走至馬門口，舒頭望月。被莫稽出其不意，牽出船頭，推墜江中。悄悄喚起舟人，吩咐：「快開船前去，重重有賞！不可遲慢。」舟子不知明白，慌忙撐篙蕩槳，移舟於十里之外。住泊停當，方纔說：「適間奶奶因玩月墜水，撈救不及了。」卻將三兩銀子，賞與舟人為酒錢。舟人會意，誰敢開口？船中雖跟得有幾個蠢婢子，只道主母真個墜水，悲泣了一場，丟開了手。不在話下。有詩為證：

只為團頭號不香，忍因得意棄糟糠。天緣結髮終難解，贏得人呼薄倖郎。

你說事有湊巧，莫稽移船去後，剛剛有個淮西轉運使許德厚，也是新上任的，泊舟於采石北岸，正是莫稽先前推妻墜水處。許德厚和夫人推窗看月，開懷飲酒，尚未曾睡。忽聞岸上啼哭，乃是婦人聲音，其聲哀怨，好生不忍。忙呼水手打看，果然是個單身婦人，坐於江岸。便教喚上船來，審其來歷。原來此婦正是無為軍司戶之妻金玉奴。初墜水時，魂飛魄蕩，已拚著必死。忽覺水中有物，托起兩足，隨波而行，近於江岸。玉奴掙扎上岸，舉目看時，江水茫茫，已不見了司戶之船，纔悟道丈夫貴而忘賤，故意欲溺死故妻，別圖良配。如今雖得了性命，無處依棲，轉思苦楚，以此痛哭。見許公盤問，不免從頭至尾，細說一遍。說罷，哭之不已。連許公夫婦都感傷墜淚，勸道：「汝休得悲啼，肯為我義女，再作道理。」玉奴拜謝。許公吩咐夫人取乾衣替他通身換了，安排他後艙獨宿。教手下男女都稱他小姐，又吩咐舟人，不許洩漏其事。

不一日，到淮西上任。那無為軍正是他所屬地方，許公是莫司戶的上司，未免隨班參謁。許公見了莫司戶，心中想道：「可惜一表人才，幹恁般薄倖之事。」約過數月，許公對僚屬說道：「下官有一女，頗有才貌，年已及笄，欲擇一佳婿贅之。諸君意中，有其人否？」眾僚屬都聞得莫司戶青年喪偶，齊聲薦他才子非凡，堪作東牀之選。許公道：「此子吾亦屬意久矣，但少年登第，心高望厚，未必肯贅吾家。」眾僚屬道：「彼出身寒門，得公收拔，如蒹葭倚玉樹，何幸如之，豈以入贅為嫌乎？」許公道：「諸君既酌量可行，可與莫司戶言之。但云出自諸君之意，以探其情，莫說下官，恐有妨礙。」眾人領命，遂與莫稽說知此事，要替他做媒。莫稽正要攀高，況且聯姻上司，求之不得，便欣然應道：「此事全仗玉成，當效銜結之報。」眾人道：「當得，當得。」隨即將言回復許公。許公道：「雖承司戶不棄，但下官夫婦，鐘愛此女，嬌養成性，所以不捨得出嫁。只怕司戶少年氣概，不相饒讓；或致小有嫌隙，有傷下官夫婦之心。須是預先講過，凡事容耐些，方敢贅入。」眾人領命，又到司戶處傳話，司戶無不依允。此時司戶不比做秀才時節，一般用金花綵幣為納聘之儀，選了吉期，皮鬆骨癢，整備做轉運使的女婿。

卻說許公先教夫人與玉奴說：「老相公憐你寡居，欲重贅一少年進士，你不可推阻。」玉奴答道：「奴家雖出寒門，頗知禮數。既與莫郎結髮，從一而終。雖然莫郎嫌貧棄賤，忍心害理，奴家各盡其道，豈肯改嫁，以傷婦節？」言畢，淚如雨下。夫人察他志誠，乃實說道：「老相公所說少年進士，就是莫郎。老相公恨其薄倖，務要你夫妻再合。只說有個親生女兒，要招贅一婿，卻教眾僚屬與莫郎議親，莫郎欣然聽命，只今晚入贅吾家。等他進房之時，須是如此如此，與你出這口嘔氣。」玉奴方纔收淚，重勻粉面，再整新妝，打點結親之事。

到晚，莫司戶冠帶齊整，帽插金花，身披紅錦，跨著雕鞍駿馬，兩班鼓樂前導，眾僚屬都來送親。一路行來，誰不喝采！正是：

鼓樂喧闐白馬來，風流佳婿實奇哉！團頭喜換高門眷，采石江邊未足哀。

是夜，轉運司鋪毡結綵，大吹大擂，等候新女婿上門。莫司戶到門下馬，許公冠帶出迎，眾僚屬都別去。莫司戶直入私宅，新人用紅帕覆首，兩個養娘扶將出來。掌禮人在檻外喝禮，雙雙拜了天地，又拜了丈人、丈母，然後交拜禮畢，送歸洞房做花燭筵席。莫司戶此時心中，如登九霄雲裡，歡喜不可形容。仰著臉，昂然而入。纔跨進房門，忽然兩邊門側裡，走出七八個老嫗、丫鬟，一個個手執籬竹細棒，劈頭劈腦打將下來，把紗帽都打脫了，肩背上棒如雨下，打得叫喊不迭，正沒想一頭處。莫司戶被打，慌做一堆躡倒，只得叫聲：「丈人，丈母，救命！」只聽房中嬌聲宛轉，吩咐道：「休打殺薄倖郎，且喚來相見。」眾人方纔住手。七八個老嫗、丫鬟，扯耳朶，拽胳膊，好似六賊戲彌陀一般，腳不點地，擁到新入人面前。司戶口中還說道：「下官何罪？」開眼看時，畫燭輝煌，照見上邊端端正正坐著個新人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故妻金玉奴。莫稽此時魂不附體，亂嚷道：「有鬼！有鬼！」眾人都笑起來。只見許公自外而入，叫道：「賢婿休疑，此乃吾采石江頭所認之義女，非鬼也。」莫稽心頭方纔住了跳，慌忙跪下，拱手道：「我莫稽知罪了，望大人包容之。」許公道：「此事與下官無干，只吾女沒說話就罷了。」玉奴唾其面，罵道：「薄倖賊！你不記宋弘有言：『貧賤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』當初你空手贅入吾門，虧得我家資財，讀書延譽，以致成名，僥倖今日。奴家亦望夫榮妻貴，何期你忘恩負本，就不念結髮之情，恩將仇報，將奴推墜江心。幸然天天可憐，得遇恩爹解救，收為義女。倘然葬江魚之腹，你別娶新人，於心何忍？今日有何顏面，再與你完聚？」說罷，放聲而哭，千薄倖，萬薄倖，罵不住口。莫稽滿面羞慚，閉口無言，只顧磕頭求恕。

許公見罵得夠了，方纔把莫稽扶起，勸玉奴道：「我兒息怒。如今賢婿悔罪，料然不敢輕慢你了。你兩個雖然舊日夫妻，在我家只算新婚花燭。凡事看我之面，閑言閑語，一筆都勾罷。」又對莫稽說道：「賢婿，你自家不是，休怪別人。今宵只索忍耐，我教你丈母來解勸。」說罷，出房去。少刻夫人來到，又調停了許多說話，兩個方纔和睦。

次日，許公設宴，管待新女婿，將前日所下金花綵幣，依舊送還，道：「一女不受二聘。賢婿前番在金家已費過了，今番下官不敢重疊收受。」莫稽低頭無語。許公又道：「賢婿常恨令岳翁卑賤，以致夫婦失愛，幾乎不終。今下官備員如何？只怕爵位不高，尚未滿賢婿之意。」莫稽漲得面皮紅紫，只是離席謝罪。有詩為證：

癡心指望締高姻，誰料新人是舊人？打罵一場羞滿面，問他何取岳翁新？

自此莫稽與玉奴夫婦和好，比前加倍。許公共夫人待玉奴如真女，待莫稽如真婿；玉奴待許公夫婦，亦與真爹娘無異。連莫稽都感動了，迎接團頭金老大在任所，奉養送終。後來許公夫婦之死，金玉奴皆制重服，以報其恩。莫氏與許氏，世世為通家兄弟，往來不絕。詩云：

宋弘守義稱高節，黃允休妻罵薄情。試看莫生婚再合，姻緣前定枉勞爭。

